

(續上期)

## 六、西藏及西域有關方面佛學的研究

在德國的佛學研究中，西藏及其相關地域(特別指蒙古等地)，佛學的研究是比較顯著的。它在中國細亞的古代寫本發現和研究以前，已有相當可觀的成果了。就義理的角度來看，這是頗為難解的。德國人很強調理性，而西藏一帶的宗教，却總帶有神秘的意味；兩者本來不易調和。此中恐怕有其歷史的原因，待考。



# 德國之佛學研究

以為，要研究喇嘛教，蒙古文與西藏文的知識，是不可少的。另外一個學者 Is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 比他更進一步，他在卡密克族地方住了幾年，又研究西藏方面的大乘佛教。他寫了幾篇論文：「關於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義」(über einige Grundlehren des Buddhismus)，「關於所謂佛教徒第三世界」(über die sogenannte dritte Welt der Buddhisten)，「關於大乘佛教與般若波羅密」(über das Mahāyāna und Pradschnā Pāramitā der Bauddhen)。在最後一文中，他把金剛般若波羅密

吳汝鈞

德國學者對西藏及其相關地域的佛學的研究，十九世紀初期已經展開。其時有 Benjamin Bergmann (1772-1856)，翻譯了大量卡密克 (Kalmuk) 的經典。Kalmuk 又稱 Kalmuck 或 Kalmuk，它是佛教的蒙古民族的一個支派，其源為 Dzungaria。Bergmann 對這個佛教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各方面很有研究，他寫了「卡密克族在 1802 年與 1803 年的流浪生涯」(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ücken in den Jahren 1802 und 1803) 一書，這對有關卡密克族和喇嘛教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資料<sup>③1</sup>。Bergmann

經從西藏譯本翻譯過來。後來他又搜集了一些用胡語寫成的故事，把這些故事的藏本與德語譯本刊印出來，題為「聖者與愚人」(Dsanglun oder der Weise und der Tor)。另外，又有一學者名 Franz Anton von Schiefner (1817-1879)，他翻譯了不少藏傳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律」(Mūlasarvāstivādinaya) 的故事，出版了 Tāranātha 的「印度佛教史」的藏文本；他自己又將之譯成德語，亦予出版，題為 Tāranātha's 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Indien。<sup>③2</sup>

另一學者 V. P. Vasilév 又根據西藏方面的資料，寫了一部「佛教，其教條、歷史與文學」(Der Buddhismus, Seine Dogme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慕尼克的 H. Hoffmann 是近期的西藏學學者。他以研究西藏佛學與宗教著名。他曾寫了一部「西藏諸宗教」(Die Religionen Tibets)，泛論西藏各個宗教派系。他又有「西藏 Bon 教史溯源」(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Bon Religion)，這是最完備的 Bon 教研究書。(有關 Bon 教可參閱下面註<sup>36</sup>)。另外，他又把西藏最偉大的宗教文學之一的「十萬歌謠」(Mgur-hbum) <sup>37</sup> 部份德譯。近十餘年來，他又有以下幾部著作：「西藏的宗教」(Religion of Tibet)，「西藏的神話」(Märchen aus Tibet) 和「西藏諸宗教與黃教的符號」(Symbolik der tibetischen Religionen und des Schamanismus)。就中，中間一書是一些西藏民間傳說的翻譯；最後一書則是他對西藏宗教和 Bon 教的進一步研究。黃教即德語的 Schamanismus，或英語的 Shamanism，它是亞洲北部和歐洲的烏拉—阿爾泰 (Ural-Altai) 民族的一種宗教 <sup>38</sup>，Hoffmann 在其書中，則視之為西藏原始宗教的 Bon 教。

德國學者亦留意到西藏民族的一個分支雪巴 (Sherpa) 族。按這一個小族居於喜馬拉亞山南麓，以攀高山技能見長。F. W. Funke 寫有「雪巴族的宗教生活」(Religiöses Leben der Sherpa) · Marlis Schmidt-Thomé 和 Tsering Tashi Thingo 合作，寫了「雪巴族的物質文化與藝術」，(Materielle Kultur und Kunst der Sherpa)，對雪巴族的文化各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

A. Grünwedel 則對西藏與蒙古的神秘性感到興趣，寫了一本「西藏與蒙古佛教中的神話」(Mythologie des Buddhismus in Tibet und der Mongolei)。

在研究西藏佛教祖師方面，則首先有 Helmut Eimer 的「有關 Dipamkarasrijñāna 的生活的報告·簡要研究」(Berichte über das Leben des Dipamkarasrijñāna. Eine Untersuchung der Quellen) · Dipamkarasrijñāna 即 Atiṣa (982-1054)，是「菩提道燈論」(Bodhipathapradīpa) 的著者，他本是印度人，其後到西藏宏揚佛

教，對西藏佛教的開拓，有無比的影响，故亦可視為西藏佛教的祖師。西藏佛教中興者的宗喀巴 (Tsong-kha-pa)，亦深受他的啓發，而以其繼承人自居。對於宗喀巴的研究，則有 Rudolf Kaschewsky 的「啦嘛聖者宗喀巴的一生」(Das Leben des lamaisischen heiligen Tsong-kha-pa) · 書中翻譯「大量宗喀巴的傳記。

在佛教文獻方面，上面提到的「十萬歌謠」一書，相當受到西方學者重視；這對研究西藏的宗教與文化，提供重要的資料(詳情參閱註<sup>39</sup>)。另外，由於西藏大藏經中所收的經論，都是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直譯作品，不能顯示西藏文學的特質；此書則純是西藏人的手筆，作者是具有深厚的宗教情操的詩人，故很能表現西藏這個高原民族的原始的生命情調。對此書的研究，除 Hoffmann 外，還有 H. A. Jäschke 的「西藏傳奇書的問題」(Problem aus dem tibetischen Legendenbuche) <sup>40</sup>，和 B. Laufer 的「Milairas-pahi 的傳奇書」(Legenden des Milairaspa)；後者是該書的全部德譯。此外還有不少德國以外的西方學者的研究，此處由於本文範圍所限，不錄。

另外一本深受近年德國佛學研究界注意的西藏佛學或宗教文獻，是「十萬白龍」(「神聖十萬白龍大寶不可思議真理大乘經」Gtsah-ma klu-hbum dkar-po Bon rin-po-che hpñul-nagden-pa theg-pa chen-pohi mdo) <sup>41</sup>，這是西藏的民間宗教 Bon 教中的唵白派的根本經典(其他詳情參閱註<sup>42</sup>)。對「十萬歌謠」深有研究的 Laufer，又有「十萬白龍」的德譯，他又校訂出版原典。Hoffmann 氏的「西藏 Bon 教史溯源」，亦對此書有詳盡的研究。最後，關於蒙古佛教的研究方面，有 E. Haenisch，他的工作主要是「蒙古源流」(Erdeni yin Tobci，又稱「寶之史」<sup>43</sup>) 的蒙古原典的校訂和刊印方面。另外又作了些有關這書的研究。他曾介紹和研究過這書的 Urga 本蒙古語原典，和同書的乾隆版蒙古語原典。

要之，德國在西藏佛學方面的研究，在佛學研究的天地中，算是相當蓬勃的。現時這方面的研究仍相當興盛；一般的佛教學者，亦甚為重視這方面的資料。目前漢堡大學的印度文化歷史系

即附有西藏語文 (Tibetische Philologie) 一支，其中有 Claus Oetke 講授古典藏文，Kenday Lotyo 講授「入菩提行論」、月稱的「入中論」(Madhyamakāvātāra) 和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論」(Byān-chub lam-gyi rim-pa, 通稱 Lam-rim) ⑧。上面提到的 H. Hoffmann 則在慕尼黑大學講授西藏佛學。

附述：德國學者的西藏、蒙古之旅

最後，在這裏我們要附述一下德奧學者在西藏蒙古這些充滿神秘性的東方古老土地所作的旅程。對這些地方特別是西藏感到興趣的，本不限於德奧方面的；在西藏解放以前，該地不斷出現有來自歐美及日本的人士，其中自然有不少學者在內。他們的目的的是學術性的、文化性的，以至一般生活習俗的⑨。在這中，德奧學者佔相當大的比數。他們對該地的了解，是透過直接接觸直接體會而來的；這在學術研究之外，別有意義。而他們的遊記，也對學術研究提供寶貴資料。

Sven Hedin 於本世紀初期旅行西藏，寫了「橫越喜馬拉雅山：在西藏的發現與探險」(Transhimalaja - Entdeckungen und Abenteuer in Tibet) 一書，凡三大冊，詳述在西藏之異見奇聞。

Walter Heissig 把他的蒙古之行，總結在「東蒙古之旅」(Ostmongolische Reise) 一書中，對蒙古民族的生活習俗及蒙古佛教的種種儀容，蒙古古今的一切，皆有記述。

Albert Tafel 由中國西北和內蒙古進入西藏，寫了「我的西藏之旅」(Mine Tibetreise) 一書，凡二冊。

Walter Bosshard 的旅程則是迂迴而長遠的。他由印度入喀什米爾 (Kaschmir)，經喜馬拉雅山的通道而入西藏，而後出藏至喀什噶爾 (Kaschgar) ⑩，入蘇聯亞洲境，而至莫斯科。他特別喜愛喀什米爾，稱之為「印度的瑞士」(der indischen Schweiz)，他又稱西藏為「啦嘛之國」(Land des Lamas)。結果他寫了「經西藏與土耳其斯坦的隱匿亞洲之旅」(Durch Tibet und Turkistan - Reisen im unberührten Asien)。

最有趣和最為人所留意的還是 Heinrich Harrer 的旅程。他是奧國的學者兼旅行家。他在西藏居住了七年之久，對該地的一切

有極細微的了解，這總結在他的「西藏七年」(Sieben Jahre in Tibet) 一書中。他又有「我在西藏的攝影」(Meine Tibet-Bilder)，介紹和解釋他在西藏多年所拍得的有關該地的文化、宗教和一般生活習俗的圖片。他又是達賴喇嘛 (Dalai Lama) 的同情者；曾於 1965 年在印度的 Dharamsala-Swargashram (按此是達賴在印度的流亡住地，在東彭遮普) 見過這個西藏的精神領袖，和他的母親，兩個兄弟 Lobsang Samten 和 Ngari Rimpotche，和姊妹 Dschetsün Pema。

這一附述止於此，其餘恐繁不多及。

## 七、佛教知識論的研究

佛家邏輯或稱因明。但實際上它的內容，包括西方哲學意義的邏輯與知識論。佛家邏輯，大抵前期陳那的理論重點，稍偏於邏輯本身，法稱 (Dharmakīrti) 及其後的理論，則重在知識論方面⑪。

佛家邏輯是佛學的方法論。但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的佛學研究中，一向被忽略，至近年才有轉機。其原因可畧為兩點。一方面是這方面的資料特別缺乏。傳統的研究，一向根據漢譯的資料；但這有限得很，而且不乏失實之處⑫。新資料的發現，不過是近數十年來的事⑬。另一方面，即使有新資料來研究，但又因文簡而意繁，特別是法稱的作品，很多不合梵文文法處，這使研究又拖延了幾步。

雖然如此，到目前為止，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還是相當可觀的。自俄國的 Stecherbatsky 以文獻與哲學雙軌的方法論，寫「佛家邏輯」(Buddhist Logic)，對法稱的「正理一滴」(Nyāy-abindu) 及其信徒法上 (Dharmottara) 的註釋展開翻譯與研究以來⑭，德奧方面的學者即繼承了這一研究路向，開啓了西方對佛家邏輯特別是知識論的研究的大門。日本方面具有潛力的學者亦紛紛響應，爭相研究⑮。至是，有關佛家邏輯與知識論的研究，幾全是德奧和日本學者的天下。

開德國以至西方對佛家邏輯研究的風氣的，當首推著名學者

Erich Franwallner (1898-1975 ca. 兩三年前逝世)。他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曾寫「印度哲學史」(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Philosophie)與「佛教哲學」(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又留意小乘的戒律。不過，他的工作重點還是在佛家邏輯方面。他在奧國的維也納領導一個屬於維也納學派的佛學研究中心。維也納大學有一印度學研究所 (Indologisches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Wien)，他即是其中的主持人，他又創刊「維也納之東南亞研究期刊」(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他對陳那曾作過相當徹底的研究，寫有「陳那：他的著作與發展」(Dignāga, Sein Werk und Seine Entwicklung)。他又整理業彌曼差派 (Karmamīmāṃsā) 有關知識論方面的資料，有一關於業彌曼差最初期知識論理論的資料」(Materialien zur ältesten Erkenntnislehre der Karmamīmāṃsā)。他又研究過法稱作品的著作年代順序，寫有「法稱著作的年序及其形成」(Die Reihenfolge und Entstehung der Werk Dharmakīrtis) ④6。

Frauwallner 的學生 Ernst Steinkellner 與 Tilman Vetter，都是法稱的專家。Steinkellner 現在維也納大學任教；他的研究，集中在法稱的認識的重要著作方面 ④7。他出版法稱的「理由小論」的西藏文譯本，又把原來的梵文本整理，將之譯為德語，附有詳盡的註解。同時，他又寫了一些有關法稱哲學的論文，如「法稱的剎那性比量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ksanikatvānumānam bei Dharmakīrti) 與「法稱的實在與理念」(Wirklichkeit und Begriff bei Dharmakīrti)。Steinkellner 現在維也納，開授有關法稱的「知識論評釋」與「正確之認識決定」等課程。另外一個 Vetter，則翻譯了法稱的這部「正確之認識決定」現量章，並寫有緒論，附有西藏譯本及梵文碎片的原文。在緒論中，他討論及法稱的認識論的問題。

德奧學者對佛家邏輯與知識論的研究，現在仍繼續着；目前維也納仍是這方面學問的研究的最蓬勃的中心。(未完待續)

## 附註：

④6 按啦嘛教是印度佛教傳入西藏而與該地的原始宗教信仰結合而成

。該教的紅帽一派於十九世紀後半傳至蒙古，十七世紀又繼續傳至內蒙古、滿洲、華北等地。啦嘛教又傳至卡密克族，流行於裏海以北，頓河附近。

④2 Tāranātha (1573-1615?)，西藏學僧，三十五歲即著「印度佛教史」。其後到蒙古，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創建各寺，而死於該地。Schiefner 將其書譯成德語，甚受重視；因這是少有的有關完全的印度佛教史資料。

④3 「十萬歌謠」，西藏宗教詩人 Mi-la-ras-pahi (1040-1123) 所作。作者本是一瑜伽自在者 (Yogastvara)，其後習密咒秘義，晚年成為吟遊詩人，居於巖窟，過着嚴刻的禁慾生活。他被尊為生於西藏的最偉大的詩聖，被認為是西藏的理想人格。他的優美的詩篇，蘊含着深邃的宗教體驗。他的「十萬歌謠」，是最古的一種西藏文學，其內容主要是讚頌自然與宗教生活，但亦不乏佛教的哲理；這是研究西藏初期的生活與宗教與他本人的思想的極為貴重的資料。

④4 Shamans，中文譯為黃教。這種宗教的特徵，是相信有一個不可見的世界，其中有神魔怪和古代的精靈。只有黃教僧 (Shamans) 或巫師能和它們相通。而黃教僧或巫師則是一些能運用魔術以驅鬼治病的教士。

④5 Jäschke 是著名的藏文文法書與辭書的編纂者，這些書都以英語作成。

④6 「十萬白龍」，Stop-pa Gšen-rab 作。按作為西藏民間宗教的 Bon 教又分兩大流派：唵白派 (Om-dkar-pa) 與唵黑派 (Om-nag-pa)；此書是前者的根本經典。Bon 教本來是西藏土著的宗教，其後印度佛教流入，Bon 教遂與之結合，加以體系化，因成唵白派，或稱白 Bon。在「十萬白龍」中，作者以說主兼開祖身份自許，把遍歷三世禍害衆生的生類歸為三種：在天界為猛惡者，在地界為地主，在水界為龍。衆生的種種患難，皆因這三者而有。「十萬白龍」之作，目的在對衆生開示彼岸，帶引他們尋求安穩之道。依該書的作者，這些惡類亦是可以解脫得果的，但它們却必須認取那個構成這個宇宙的 Bon·Bon 即是真理。

④7 「蒙古源流」，內蒙古貴族兼佛教徒 Sagan Secen 作，這是蒙古民族的史話。作者以佛教思想為貫徹全書的支柱，將其蒙古民族的起源，逆着佛教史的脈絡，溯源至西藏，以至於印度。

④8 「菩提道次第論」，宗喀巴著，他被稱為黃教祖師。此書有大小二本之分，只是詳簡不同而已。在內容方面，此書先將修習者的

階段分爲下、中、上三士，而解說有關這些階段的各各修習之道：入天乘（世間教）、聲聞緣覺二乘（小乘）及大乘的菩薩道；而置其重心於大乘道的上士教。隨着便闡釋發菩提心的意義，及解釋六波羅密與四攝法的修習；特別對六波羅密中第五與第六的止（禪定 Samatha）與觀（般若 Vipassanā），加以詳細說明。結論歸於止觀兩面的並行修習，由此而導入金剛乘（密教）。

其中有不少是西藏學專家，特別是來自日本的。如河口慧海、寺本婉雅、青木文教諸人。

③9 喀什噶爾爲中國新疆西部一城市，即疏附。

關於佛家邏輯，請參閱上面提到的筆者的「日本及歐美之佛學研究點滴」一文。

④2 這大抵只限於玄奘所譯陳那弟子天主 (Śālikaraśāmin) 的「因明入正理論」(「入正理論」Nyāyapraśāka) 和陳那本人的「因明正理門論」(「正理門論」Nyāyamukha)，玄奘弟子窺基又有「因明入正理論疏」。近代日本學者多以爲玄奘譯本畧有錯謬之處，窺基的註解，則更多歪曲原意，蓋基師未解因明也。新資料主要指陳那的集量論和法稱的作品。

④4 ④3 Stecherbatsky 的「佛家邏輯」分兩冊，上冊是在比較的角度下，以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作參考，敘述佛家唯識系的陳那法稱的那一套邏輯與知識論；下冊則主要是法稱的「正理一滴」及法上的註釋的英譯。有關「正理一滴」，見下。

④5 例如，前有宇井伯壽，其後有渡邊照宏、北川秀則、服部正明、山雄一、戶崎宏正等。

④6 Franwallner 出版了不少有關陳那、法稱和法上的論文，詳情可參閱他的「著作索引」(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④7 按陳那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集量論」(「認識論集成」)。(Pramāṇasamuccaya)。此書由韻文的詩句(頌)與散文的自註而成，目前只有齊完的西藏譯本，梵文原典則殘缺不全。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現量，第五章觀離，是有關知識論的；第二章爲自比量，第三章爲他比量，第四章觀喻似喻，第六章觀過類，則是有關邏輯的。陳那的體系其後爲法稱所繼承。他的理論，主要是認識論方面的；這表現於他的七部論著中：「正理一滴」(Nyāyabindu)，「正確之認識決定」(Pramāṇaviniścaya)，「理由小論」(Hetubindu)，「結合之考察」(Sambandha-pariksa)，「他人存在之論證」(Santānāntarasiddhi)，「論

### 謝 鳴 款 捐

查良鏞居士	港幣 2,000.00 元
王居士	港幣 500.00 元
羅永正居士	(美金廿元) 94.00 元
王壽都居士	港幣 100.00 元
張太	港幣 100.00 元
陳志偉居士	港幣 100.00 元
鍾蕩菊居士	港幣 50.00 元
廣元法師	港幣 75.00 元
張教授	港幣 75.00 元
曉雲法師	港幣 165.00 元
謝冰瑩居士	港幣 135.00 元
談錫華居士	港幣 30.00 元
易陶天居士	港幣 30.00 元
妙法寺	港幣 2,437.00 元
總計	港幣 5,891.00 元

### 七十五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5,891.00 元
	發行收入	港幣 298.00 元
	總計	港幣 6,189.00 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3,188.50 元
	稿費	港幣 1,695.00 元
	郵費	港幣 705.50 元
	什費	港幣 600.00 元
	總計	港幣 6,189.00 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議方法論」(Vādayāya)，及「認識與邏輯之批判的註釋書」(Pramāṇavārtika)。最後一部，是他的主著，通稱「知識論詳釋」。此書可以說是代表作者自己的思想，分四章組成：第一章論正確的認識根據的證明；第二章論直接知覺；第三章論爲自比量；第四章論爲他比量。但此書的要旨，則具在於「正理一滴」中。

## 印 順 法 師 著 書

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再版) 定價一百五十元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再版) 定價一百八十元  
 中國禪宗史 (再版) 定價一百元  
 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 定價一百二十元

慧日講堂 郵政劃撥一四三二二號  
 台北市 龍江路 五五巷 十一號